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七十三至九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監生臣張丹崑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七十三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魯頌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那

有駜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鷺鷺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在易坎之九五君也六四臣也君臣以近相與不過樽酒簋貳以示禮用缶以示樂然則有駜頌魯君臣有道捨禮樂何以哉蓋鷺之為物其質潔白閑水而善捕魚其質潔白在公明明之譬也閑水則習禮之譬善捕魚則得民之譬也于下則在水而已與雎鳩在河之洲同意于飛則言歸而已與歸飛提提同意人臣之道潔白以明其德習禮以莊其容始也于下

以從君鼓舞以致其樂終也于飛以言歸鼓節以致其禮既和之以樂又節之以禮則君臣之間禮樂皆得而不失道未有不得民者矣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然以王者之法繩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魯侯國也安得用天子禮樂兼四代服器官為哉蓋周公有王者之勲勞其祭之也報以王者之

禮樂故用之周公廟則可用之魯國則僭矣孰謂魯王禮耶春秋之時魯君三弑孰謂君臣未嘗相弑乎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由臺駘始孰謂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乎由是觀之天下無道之國莫甚於魯苟資禮樂焉亦不免於僭鄭氏以為近誣真篤論歟是詩頌僖公君臣有道是亦彼善於此而已後世以鷺飾鼓因謂之鷺為鼓精豈惑越王不經之事而為之説乎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辟生於墻壁之壁所以限制內外而法如之禮之所由出也廱生於雝渠之雝飛鳴相濟而和如之樂之所由生也天子之教辟雝以本之末有不先禮樂則諸侯之教泮宮以本之雖不全乎禮樂亦半於天子而已故辟廱之制猶天子宮架也泮宮之制猶諸侯軒架也盖水有泮適各得半焉所謂泮宮亦半水而已水所以禮闕

而芹藻茆禮之物也思樂泮水者悅其樂也薄采芹
藻茆者悅其有禮也文武隆禮樂之教於西雝而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近者悅之遠者懷之
大學之道也僖公隆禮樂之教於泮水不過屈此羣
醜淮夷攸服而已以道有遠近德有小大故也鄭之
學校廢於子衿而其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以刺
其禮廢子寧不嗣音以刺其樂壞禮樂之教不可一
日廢於學校也如此明堂位曰頖宮周學也禮器曰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則頖宫周人之制魯之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事上帝則於之有事焉然則序與瞽宗蓋設於頖宫左右而米廩其公宫南之小學歟

閟宫

萬舞洋洋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封曲阜命魯公世世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由是觀之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羮籩豆大房天子之禮也萬舞洋洋天子之樂也於禮言犧尊籩豆則罍黄目雕篹梡嶡之類舉矣於樂言萬舞則升歌下管大

夏蠻夷之樂舉矣後世禮廢樂壞僭八佾於羣公之

廟獻六羽於仲子之宮春秋譏之又況卒仲遂叔弓

不以禮乎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

午猶繹萬入去籥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譏其以小廢大

也

那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

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古之王者治定必制禮以廣業功成必作樂以崇德所以昭先烈遺來世為一代制作之盛典也商之成湯革夏以為商拯民於塗炭之中寘之治安之域則其治既定而禮制其功既成而樂作後世孫子追述當時制作之意形容於美盛德之頌因歌而祀之此那之所以作也自微子國於宋統承先王修其禮樂至于戴公凡數世

矣其間先王禮樂或廢而不興或壞而不修而樂正雅頌所存蔑如也有孔氏之先考甫者至孔子時又亡七篇是商頌得正考甫而僅存至孔子而後不泯語曰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語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莊周謂曾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由是觀之商禮之所以損益樂之所以聲音後世不可得而考也所可知者特其恭敬之實大濩之名

而已其不言商之風雅者非無風雅也久而不傳故也商頌固不止十二篇正考甫得於周之太師止是而已其風雅不存又可知矣王通曰詩三百始終於周而存商頌者亦所以為周戒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然則周鑒豈不在於商乎

樂書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七十四

宋 陳暘 撰

詩訓義

商頌 那

那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正北之坎為革則鼓為冬至之日音而冒之以啟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柷鼓敔鼓琴鼓瑟鼓鐘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五聲非鼓不和故也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蓋其制始於伊耆氏之土鼓備於夏后氏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官以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鼓為一楹四棱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

曰負建鼓可負必以楹貫而置之矣所謂置我鞉鼓者如此鞉兆奏鼓者也言奏鼓簡簡則鞉從之矣禮記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湯之孫子奏鞉鼓以衎烈祖假有廟非特昭先祖之功而已亦所以樂其所自成也烈祖庸詎釋我而不綏之邪在易之豫先王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人郊丘之祭以祖考配上帝猶且以樂薦而先之況宗廟烝嘗之祭乎此那祀成湯所以先樂後禮之意也豈非記所謂殷人尚聲耶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

革音兆於北方則播而為鼗鼓竹音運乎十二月則發而為管聲周官大司樂靁鼓靁鼗以禮天神靈鼓靈鼗以禮地示路鼓路鼗以禮人鬼則鼗鼓淵淵非靁鼓靁鼗靈鼓靈鼗也路鼓路鼗而已以孤竹之管禮天神孫竹之管禮地示陰竹之管禮人鬼則嘒嘒管聲非孤竹之管也陰竹之管而已言鼗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鞉鼓必待奏之然

後聞其聲管聲與鞉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爲管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先王作樂本之以五行文之以五聲參之以八卦播之以八音八卦之所君者乾也八音之所主者磬也故磬音出於乾而已蓋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疏

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有至於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凡尚聲為衆聲所依而已商樂以磬為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為主故言簫韶九成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

庸鼓鐘鼓之大者也萬舞舞之大者也商之作樂在
蕩則奏鼓簡簡大矣而未備在湯孫則嘒嘒管聲備
其細以成大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
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
豈不以樂之大然耶觀舜堂上之樂戛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所以貴人聲也堂下之樂則管鞉鼓合止
柷敔笙鏞以間所以賤樂器也那祀成湯之樂堂上
言依我磬聲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

言鞉鼓管鏞則柷敔笙簫之類舉矣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商之作樂細大和高下平上下諧遠有以廣聲教備有以成事業其於致太平也何有那祀成湯詳於樂而略於禮者以其祖有功而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酤和羮之禮而不及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閟宮言萬舞洋洋美其形容之衆大也此言萬舞有奕美其綴兆之衆大也由是觀之萬舞之舞在商為大濩在周為大武

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為衆大可知先儒謂以武

王用萬人定天下言之不考商頌之過也

樂書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七十五

宋　陳暘　撰

尚書訓義

虞書舜典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非無禮也以其行天道以治人樂勝乎禮故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非無樂也以其行人道以奉天禮勝乎樂故也是以仲尼對顔淵之問於商

周特言輅冕於唐虞特言韶舞豈不表裏於此歟周官述二帝之樂堯曰大章舜曰大韶樂記釋二樂之義大章章之也韶繼也葢堯放上世之勲煥乎其有文章故後世語功德尤章者必稽焉舜重堯帝之華有以盡繼體之道故後世語善繼人之志者必稽焉揚雄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然則禮樂之功豈不至矣哉樂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其舜之謂乎今夫聖人定書必斷自

堯舜論樂亦斷自二帝夫豈以黄帝而上爲不足取也
誠以禮義哨哨而樂之情文未盡不足以法後世故耶

舜典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先王制爲喪服之禮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
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爲君
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彼中國之近者報君之禮
盖亦不及如此若夫四海之遠者其報未必如是之

重姑遏密八音而已蓋樂出為虛寓於實則八音各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物之感於天地之閒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皆得効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考之於經堯舜之時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兹八物矣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為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震為竹故其音竹巽為木故其音木兌為金故其音金乾為玉故其音石瓦土器也故坤

音瓦蠶火精也故離音絲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鼗鼓繫焉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笙竽繫焉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管籥繫焉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柷敔繫焉金聲舂容秋分之音也莫尚於鐘石聲溫潤立冬之音也莫尚於磬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莫尚於壎缶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莫尚於琴瑟革失之洪匏失之長竹失之高木失之短金失之重石失之輕土失之下絲失之細要之八音從律而不姦然後為

和樂也禮記論八音多矣曰施之金石舉其始言之曰匏竹在下要其終言之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兼始中終言之并與三者而詳言之周官大師之職而已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宫細不踰羽細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絲者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革木非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則金石則土類西凝之方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則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

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鼓鼓在北大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為先革絲次之木匏竹為後者葢西者秋成之時聲之方也虛者樂所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成於東於西金石先於土者以陰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匏竹後於木者以陽順序其所生故也革絲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後絲者豈亦先虛之意歟由是推之堯舜之樂雖不可詳究其音之大致亦不過如此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為樂正重黎又欲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為能知樂之本而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胄子則夔之達於樂不亦深乎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命夔教胄子以四德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是也王則業大而教詳故命大司樂教國子以六德中

和祗庸孝友是也古者教人以道未嘗不始終之以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也必以禮樂孔子成於樂則教以樂者固所以為教人始終之道歟學記之教人先之入學釋菜以示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樂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縵者達之以安樂以至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由是觀之教人以樂而始終之豈特施於胄子哉教之以直而温寛而栗則知教之所由興教之以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則知教之所由廢既知教所由興又知教所由廢夫然後可以為人師矣夔教胄子如此其於為人師之道固裕如也孰謂夔其窮歟觀周官大司樂之教國子非特樂德也葢幷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之教胄子不足於此耶以經求之其曰詩言志歌永言非無樂語也其曰樂則韶舞非無樂舞也特舉樂德以該之而已

詩言志歌永言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言怒則爭鬬喜則詠歌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言形焉者也故歌之所永在言不在志是以卷耳作見后妃求賢之志泉水作見衛女思歸之志鴟鴞作而周公救亂之志明雲漢作而宣王撥亂之志著此詩所以言志也皋陶賡歌所以永吾歸美之言禹之九歌所以永吾勸戒之言卷阿之遂歌所以永吾用賢之言四牡之所歌

所以永吾將毋之言何人斯之好歌所以永吾惡讒之言此歌所以永言也楊子曰說志者莫辯乎詩傳曰詩以道志豈詩言志之意耶師乙曰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豈歌永言之意耶蓋詩人言也歌人聲也人言不如人聲之入人也深故詩為先歌次之以詩序求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其言也永歌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舞動其容也此曰詩言志歌永言終之以八音克諧而不及舞者古者舞以八人為佾所以節八音者也言八音則舞舉矣或永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書述夔之所教而曰詩言志歌永言别言之以辨異也周官述瞽矇所掌而曰九德言六詩之歌合言之以統同也記曰弦歌詩頌瞽矇絃歌諷誦詩皆先歌後詩與書異何也曰書先詩後歌者原歌之所始者自乎詩也二

禮先歌後詩者序樂之所歌者不過詩而已

樂書卷七十五

樂書卷七十六

宋　陳暘　撰

尚書訓義

虞書舜典　大禹謨

舜典

聲依永律和聲

人之生也鍾五行之秀氣其出為五言之永律必和五

行之聲盖詠以永爲體永以詠爲用故舜之作樂琴瑟以詠所以爲聲依永也笙鏞以間所以爲律和聲也故歌風而聲不依永無以見德性之微歌雅而聲不依永無以著法度之正歌頌而聲不依永無以顯功德之成如此則聲詩不協失其所謂中聲所主者矣此聲所以不可不依永也宫爲君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爲臣不以律和之則其聲陂其臣壞角爲民不以律和之則其聲憂其民怨徵爲事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羽爲物不以

律和之則其聲危其財匱如此則聲律不諧失其所謂中聲所歸者矣此律所以不可不和聲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豈亦聲依永律和聲之意歟今夫陽六為律則黃鍾太蔟姑洗甤賓夷則無射皆聲之屬乎陽所謂律也陰六為呂則大呂應鍾南呂函鍾中呂夾鍾皆聲之屬乎陰所謂呂也別而言之律與呂異合而言之呂亦謂之律此禮運所以有五聲十二律之

說也古之言律或謂之六律或謂之六始配律者或以呂或以同六始則六間配之可也謂之七音何也曰述天地自然之氣數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匹於陽為呂間於陽為間同於一陽為同呂間以命體間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也此特以律為言豈非合而言之耶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王之作樂主之以六律六同而播之以八音金石

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音故氣無滯陰亦無散陽細不至於抑大不至於陵一於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已此樂記所謂先王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庸非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謂耶蓋樂者天地之和先王審一以定之者也故奏之宗廟則肅雝和鳴先祖是聽作

之天下則長幼和順兄弟和親以之率神從天故其神和以之反情和志故其人和神和則其鬼不神亦不傷人矣人和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矣國語曰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和民是以寧豈特祖考來格羣后德讓而已哉今夫禮以辨異則治神人而使之不亂樂以統同則和神人而使之無間言神則知人之為鬼言人則知神之為天言天神人鬼則地示之禮可知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亦足發明於此

矣然則書美舜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而不及舞大司樂序周樂則奏律歌而呂舞六樂者豈非帝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故耶揚雄有之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可不信乎

大禹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六府三事允治時乃功

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然則禹之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豈非以禹功之成不可不作樂以形容之耶戒之用休仁之至也董之用威義之至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使之樂斯二者必至有成而無壞也始而戒之終而勸之與秦終南之詩同意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

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得非九夏乎鍾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以同民患是雖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而多故或生焉又不可不思患而預

為之戒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為歌而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豈非先患慮患而戒之乎今夫天下之民以王者為之君也夏之樂以王夏為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惟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名之也神藏於幽微而有以名之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為出内之為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

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繫而屬之安賓客悅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為文西南為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功卒於黯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之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

以官體異姓也合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爲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之樂未嘗不以祴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祴夏大射公入驁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祿不期侈而侈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是以先王於樂未嘗不以驁示戒焉故公出入奏驁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必始之王夏以王道自禹始也終之驁夏以

反為文也若然尚何壞之有哉詩言鐘鼓既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豳雅豳頌矣

樂書卷七十六

樂書卷七十七

宋 陳暘 撰

尚書訓義

虞書 大禹謨 益稷

大禹謨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舞有文武有大小文武雖殊其所以象德一也大小雖

殊其所以為文武一也周官大司樂舞雲門咸池之類文舞之大者也舞大濩大武之類武舞之大者也舞師樂師羽舞之類文舞之小者也干舞之類武舞之小者也舜舞干羽特舞之小者而已盖羽者文德之容干者武德之器武舞以扞蔽之干所以示威文舞以翼蔽之羽所以示懷兩者並用而不孤立雖有苗之頑未有不畏懷而來格矣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觧孫叔敖甘寢秉明而郢人投兵然則舜舞干羽而七旬有苗格豈足怪哉始伐以

武而逆命猶孟子所謂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也終懷以文而來格猶孟子所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也舞干必於賓主兩階者以其班師振振則無事於征誅有事於揖遜揖遜於兩階者禮舞干羽者樂也豈非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歟樂記言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皆先文

後武者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誅其舞先萬者以武功爲大故也然則舜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文王於崇非不修德卒不免用師故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豈文王之德不及禹耶時異而已矣

益稷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

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蓋六律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察治忽此樂之所由以成五言所由以出納者也今夫詩言其志歌永其言則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言之所以納也以六律為之音言之所以出也言之變雖無窮而出納皆

不過五則所道者孰非中德所詠者孰非中聲耶揚雄謂中聲莫盛乎五荀卿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如此而已嘗試論之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為之說耶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京房班固傅會左丘明為之七音以奉五聲之說耶

不知丘明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土為主是以
金石絲竹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樂記
國語之論八音皆虛土音以為之主猶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音有八
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
音六舞大合樂則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作樂則
舞可知矣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舜之於臣民趨操同者躬禮樂以帥之趨操異者推禮樂以教之自予欲觀古人之象至作服汝明者躬禮以帥之也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出納五言汝聽者躬樂以率之也自庶頑讒說至欲並生哉者推樂以教之也工之颺言若風之揚物則巽以入之非特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足勸矣葢舜之於股肱耳目之官欲左右有民而責之使翼欲宣力四方而責之使為則法度彰矣欲觀古象以作服而責之

使明欲聞音律以作樂而責之使聽則禮樂著矣如此則夫何為哉垂拱視天民之阜而已

夔曰戛擊

戛擊如以戈戛以止樂器之所以為敔也擊以作樂器之所以為柷也此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為文故曲禮以毋不敬為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為文故作樂先戛而後擊與樂記所謂節奏先節後奏同意今夫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樂之

所終患以生焉然則作樂戞而後擊是以禮節樂而使之無奪倫之患豈不為得樂之情也歟爾雅曰戞禮也禮節樂故也

鳴球

禮記郊特牲言諸侯之宫縣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之樂器而搏拊玉磬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則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者矣顧命言天球在東序吕氏春秋

言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天球玉之自然可以為鳴球衆聲之所求而依之者也傳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記言玉之聲清越以長者樂也謂之鳴球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異於禽之鳴也

搏拊

乗水者付之泭作樂者付之拊拊之為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

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此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既曰搏拊又曰擊拊者拊之或搏或擊拊聲大小之辨也與所謂擊石拊石為磬聲小大之辨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葢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為衆樂之倡可知矣大柷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之使奏擊而已此先戛擊後搏拊禮

記先搏拊者書以作樂序之記以樂器序之故其先後不得不異

樂書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七十八

宋 陳暘 撰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益稷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八音以絲為主絲以琴為君琴之樂出乎器入乎覺而

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耳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蓋琴則易良瑟則静好其聲尚宫其音主絲士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豈虚言哉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以禮天神空桑之琴瑟以禮地示龍門之琴瑟以禮人鬼是琴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

地也琴瑟宜於圜丘奏之空桑陰地也琴瑟宜於方澤奏之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琴瑟宜於宗廟奏之此言琴瑟以詠繼之祖考來格則樂以迎來亦舉宗廟見圜丘方澤之意也儀禮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燕禮小臣左何瑟面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皆不及琴者瑟二十五絃琴則五絃而已亦舉大見小之意也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

賔客以説遠人以作動物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鬼神示可知虞賔在位則安賔客説遠人可知羣后德遜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則作動物可知虞周之樂相為表裏而已

下管

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舞達有神興有德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統曰昔

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宫蓋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宫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歌以詠之於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為上有所待者為下耶今夫堂下之樂以木為末以竹為本故爾雅大管謂之簥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蓋其

狀如篪笛而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治相為終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為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嚳又吹答展管則管為樂器其來尚矣至周而大備教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以禮天神孫竹以禮地示陰竹以禮人鬼凡各從其聲類故也管或作筦詩曰磬筦將將是也或作琯傳稱白玉琯是也廣雅曰管象簫長八尺圍寸八孔無

厎豈以後世之制爲言歟

鼖鼓

鼓所以作樂者也鼖所以兆奏鼓者也天道兆於北方其於卦爲坎其於音爲革則鼖鼓冬至之音堂下之樂也爾雅大鼓謂之麻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小者謂之料以其聲小而迷故也月令修鞀鞞世紀帝嚳命倕作鞀鞞大謂之鞞而與麻同小謂之鞀而與料同則鼖鞀一也以之作樂爲鼓作已而爲鼛則鼓鼛

一也周人辨其聲用雷鼓雷鼗以樂天神靈鼓靈鼗以樂地示路鼓路鼗以樂人鬼鼓人掌教其鼓而不及鼗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紘而不及鼓互備故也先儒以鼓為春分之音鞀為震之氣是不知坎音革之意也

合止柷敔

周官小師掌教播鼗柷敔周頌有瞽亦曰鼗磬柷圉蓋堂下樂器以竹為本以木為末則管者本也柷敔

者末也柷之為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敔之為器狀類伏虎者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鉏鋙者三九之數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樂能以反為文非特不至於流而失已有足禁過者焉書曰戛擊禮曰揩擊樂記曰聖人作為椌楬荀卿曰鞉柷拊椌楬似萬

物蓋柷敔以椌楬為體椌楬以戛楷擊為用也爾雅曰所以鼓柷為之籈則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者戒之於蚤也敔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籈者潔之於後也今夫樂出於虛故其作之也虡必欲虛椌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糠皆以虛為本也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敔所以為伏虎之形歟然則樂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柷敔必於堂下何耶曰柷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

而在上貴賤之等也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之鞉柷椌楬爲似萬物則是以堂下之拊亦似之誤矣今夫柷椌一物而異名荀卿離而二之亦誤矣

樂書卷七十八

樂書卷七十九

宋　陳暘　撰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益稷

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大笙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巢之象焉小者謂之和以

大者倡則小者和也大鐘謂之鏞以能考大功也小者謂之鎛以其薄而小也蓋笙之為器以匏為之包竹總而植以象物之生其音則象鳥矣鏞之為器以金為之能宫能商始隆而終殺其聲則象獸矣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笙震音也於方為陽鏞兊音也於方為陰周官笙師掌共鐘笙之樂是鼓應笙之鐘而笙亦應之也詩曰笙磬同音周官眂瞭掌擊笙磬則磬乾音也與笙同為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

儀禮有衆笙之職則笙之所職固不一矣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鏞則異音而同樂盖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鐘以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爲先笙鏞次之商詩以置我鞉鼓爲先鏞鼓次之周詩以鼖鼓爲先維鏞次之則鼓大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鏞從之先王立樂之方也鄭氏謂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不知用鐘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以爲樂在於

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為不在於鐘鼓則鐘鼓不扣吾無以見聖人矣以詠則升歌以貴人聲所謂聲依永也以間則下管以賤樂器所謂律和聲也堂上之樂主乎聲依永非不以律和之堂下之樂主乎律和聲非不以聲依之夫然後上下合和而不失乎中和之紀矣六始為律六間為呂言間則律舉矣與周官言律同而以典同名官同意自虞至周鏞大而鐘小自周公制禮有鐘師鎛師則鐘大而鎛

小矣故鐘師掌金奏太鐘也鎛師掌金奏小鐘也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此其辨歟鄭氏謂鎛如鐘而大孫炎釋爾雅鏞亦名鎛不亦失小大之實乎

簫韶九成

大簫謂之言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謂之筊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簫陰氣之管故大者四六小者二八其器則細其音肅如亦各從

其類也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如干其聲若簫蓋簫以比竹為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管而非管夏至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瞽矇吹之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燕禮下管新宫記曰下管象武以管為堂下之樂則簫亦可知也詩曰簫管備舉以簫為樂之大成則管亦可知也列子曰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故王道

至九變而後明賞罰至九變而後行樂至九變而後淳氣洽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淳氣洽所致也古者功成作樂舜命九官以亮天功率至於庶績咸熙則其樂九變亦不過形容乎此而已惟樂為能著萬物之理而萬物亦莫不以類相動故師曠奏清角而玄鶴為之率舞瓠巴鼓瑟而六馬為之仰秣伯牙鼓琴而流魚出聽周作六樂而六物自致然則夔奏簫韶而鳳凰來儀固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

化百物之產不過如此大司樂言九德之歌九韶之
舞然則簫韶九成而舞可類舉矣韶樂九成武樂六
成何也曰二與四為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二
五為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
其成以兩地之數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叅天之
數象成莫大乎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韶
又作磬者經曰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而大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之上聲所以

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之左音所以紹八音也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概見於此

鳳凰來儀

萬物辨於北交於南辨於北正固之時也其性智其情悲其類為介有龜虵之象也交於南嘉會之時也其性禮其情樂其類為羽有鳳凰之象也凡鳥以翼右掩左為雄以翼左掩右為雌故桃蟲鷦而其雌鴳鷗鳳而其雌皇盖鳳凰之為物其羽可用為儀所以

為禮其鳴中律呂所以為樂至于其羽若干其聲若簫韶之為樂雖作於治定制禮之後亦所以象鳳凰聲形而已鳳陽物也動而唱始凰陰物也靜而和終其羽雖皆可用為儀其來亦未嘗不以匹也故天下治則以匹而見天下亂則以匹而隱人君以仁治天下法度彰禮樂著則鳳凰為之應亦各從其類也舜襲堯爵行堯道法度固已彰禮樂固已著則其作樂以道陰陽之和凡所謂陰陽之物未有不為之感應

則鳳凰來儀固其理也傳不云乎夫樂象成者也故

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

也鳳凰何為而藏乎

樂書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八十九至九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馬廷璧

樂書卷八十

宋　陳暘　撰

尚書訓義

虞書益稷

夏書五子之歌

商書仲虺之誥　伊訓

周書顧命

益稷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小華之山其隂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深水出焉其中多磬磬石所出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隂陽之和者泗濵所貢浮磬而已然其制造之法倨句一矩有半外之為股内之為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耑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短以厚而

已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繇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爲君八音以磬爲主故磬之爲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居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踈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踈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

黨閭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其聲而已然則言球必以鳴先之者豈非以磬尚聲為衆聲所依耶擊石拊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為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為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之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勑戒之時也歌如之何不作乎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

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天保之報上亦何異此然臣之賡歌始之以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以明上好要而下交時之所以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以明上好詳而不交時之所以否也然則君臣聞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過為能而以能戒為善雖虞舜之時尚爾況其他乎然王人道也故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俾勿壞而已帝

天道也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豈不宜哉昔齊景公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作君臣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也齊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有是樂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三月不知肉味為哉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夫歌者直已而陳德生於嗟歎之不足者也故五子之怨太康猶小弁之怨親親五子之怨太康盡為弟之義也小弁之怨親親盡為子之仁也

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酒所以養德亦所以覆德音所以昭德亦所以喪德故酒可節而不可甘音可聽而不可嗜禹惡旨酒未嘗甘酒也好善言未嘗嗜音也故甘酒而及亂嗜音

而溺志適自取亡而已太康失邦有在於是此五子之歌所以深訓之也孟子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誠哉是言歟然則禹之聲尚文王之聲非不尚音也特不嗜之而已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古之賢王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故成湯之在商亶聰明作元后樂道而已未嘗邇乎姦聲也耳其有不聰

乎悦德而已未嘗邇乎亂色也曰其有不明乎不邇聲色則不役耳目矣不殖貨利則百度惟貞矣湯之於此非苟知之以淑諸身亦允蹈之以淑諸人矣故其制官刑儆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不邇聲色以率之也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不殖貨利以率之也不邇聲色與中庸所謂化民之聲色者異矣不殖貨利與子貢而貨殖焉者異矣然則湯之不邇聲樂如此記言商人尚聲何

也曰自三代異尚言之則尚聲者一時之制也自其
檢身言之則不邇聲者終身之行也
伊訓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
風
孔子與人歌而善然後和之是君子未嘗不歌也所
不貴者酣歌于室而已曾點從遊於舞雩之下詠而
歸是君子未嘗不舞也所不貴者恒舞于宫而已此

所以謂之巫風官刑之所以儆者也若夫陳姬好巫而一國之民多棄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不特恒舞于宫酣歌于室而已此東門之枌所以疾亂而巫風又不足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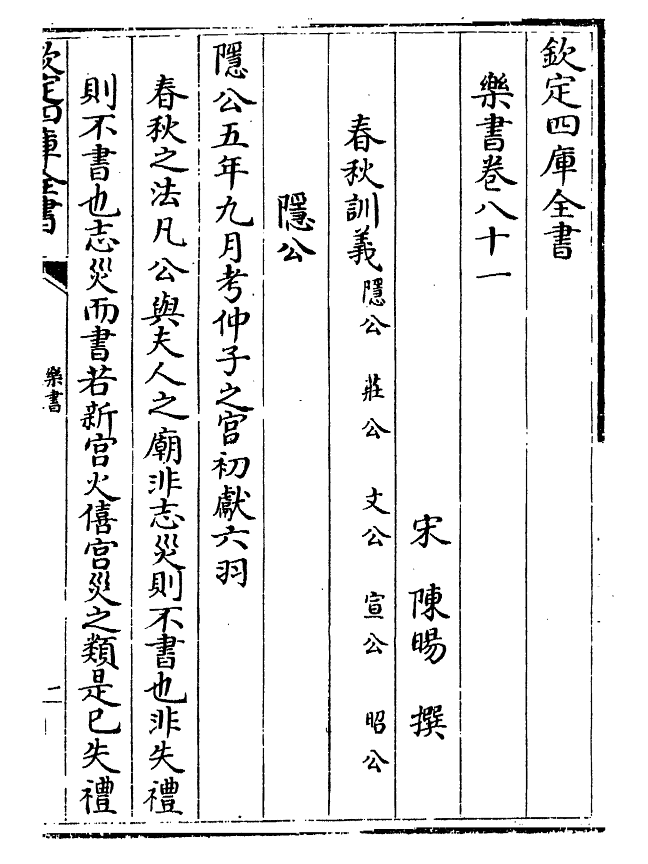
顧命

天球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德成而上事成而下天球堂上之樂先王所以象德而樂天者也故在東序東則陽位而陽極上故也舞

衣䜴鼓堂下之樂先王所以象事而樂人者也故在西序西則陰位而陰極下故也舞衣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其見於經者不過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祭服之冕以舞大武而已㣲之舞衣豈㣲國之服為不失古人之制歟漢放五方之色為舞者之衣謂之五行舞彼蓋有所受之也

樂書卷八十



樂書卷八十一

宋 陳暘 撰

春秋訓義 隱公 莊公 文公 宣公 昭公

隱公

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春秋之法凡公與夫人之廟非志災則不書也非失禮則不書也志災而書若新宮火僖宮災之類是已失禮

而書若丹桓宫楹立武宫煬宫之類是已仲子之於惠公非夫人也特隱公妾母爾禮喪服小記妾母不世祭況立宫而考之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君子猶以為非禮況考其宫而獻六羽乎書仲子蓋賤之以正名分也書六羽蓋辨之以謹名數也然文莫重於羽舞武莫重於干舞皆所以節八音而成樂故舞必以八人為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故天子用八八諸侯用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先王之制也明堂位言魯祀周公用天子

禮樂是魯於周公廟得用八佾之舞於羣公廟不過用六佾而已後世禮壞僭八佾于羣公之廟蓋有之矣隱公始復六羽公穀以為始僭是不知諸侯以六佾為正也左氏雖知諸侯六佾之正而謂春秋善隱公復正而書之是不知用於羣公廟為正用於仲子宮非正也不然則善其復正自常事爾春秋何為書之耶隱公用諸侯之舞於仲子之宮春秋且書而罪之季氏用天子之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不亦宜乎言考仲子之宮與詩斯干宣王考室之考同孰謂成之為夫人耶言初獻六羽與所謂初稅畝之初異孰謂猶為僭諸公耶此稱獻羽舉文以見武與卒叔弓言籥入同意孰謂婦人無武事耶不然閟宫祀姜嫄之詩何以美萬舞洋洋乎杜預謂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殆非古樂舞之制也

莊公

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公

文公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章明天下之男教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讁見於天日為之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陽事小雅亦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則知日者陽精也君之象也食者

陰侵陽也臣蔽君之象也人君能修德政則變消而福至反是則災起而禍成故日食之變三十有六春秋皆書之非特傷周道之衰且以謹人君之戒也孰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哉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是觀之凡日食鼓于社助陽以責陰禮也用牲非禮也孔子書鼓用牲者非謂九月六月不鼓也特譏其用牲爾左氏謂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是不知書述天子瞽奏鼓嗇夫馳之意也

宣公

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禮記齊人將有事於太山晉人將有事於頖林則所謂有事于太廟者常祭之禮也周頌絲衣繹賓尸則所謂猶繹者明日又祭之禮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干舞有形而無聲籥舞則聲發而形從之

先王之樂所以備文武者不是過也春秋之時禮樂不出于天子而出於諸侯非僭行之即偽為之而已葢廟祭吉禮也臣卒凶事也吉凶之禮固不可同日故宣公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則壬午繹祭固在所可廢也繹祭可廢且萬入去籥而卒事則君臣之恩亦已薄矣與其萬入去籥而不為樂孰若廢繹祭之為愈哉此仲尼所以言非禮而稱猶也春秋書猶其義有二有可以通之之辭是幸其猶如此若

不郊猶三望不告朔猶朝廟是也有可以已之之辭是甚其猶如此則壬午猶繹是也然則公子遂公子翬其事固同獨卒仲遂何也曰翬之於隱公君臣之義深宣公之於遂君臣之恩薄聖人於經沒翬而著遂者所以示褒貶也蓋仲遂死於王事也故卒而字之不言公子者宣公失父道故也與僖十六年卒公子季友異矣商周皆以萬人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則萬舞天子之樂也言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非特

譏繹祭抑又譏僭用天子之樂爾傳者以為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譏之也其曰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其言譏之則是言不卒則非春秋所書為宣公失禮不為仲之不忠於子赤也果為不忠於子赤奚待卒而後正之哉

昭公

昭公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籥之為樂起於黄鍾之龠竅而為三則沖氣出焉先王所以通中聲也盖宗廟之祭事之大而重者也大夫卒事之小而輕者也先王之禮不以大廢小亦不以輕妨重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酉有事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譏其以小廢大也言萬入以舞為主言籥入以聲為主卒仲遂于垂為死王事故也卒叔弓不言地為涖事而卒故也

樂書卷八十一